一、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民族

峡谷里的居民——令人神往的地方——古老而年轻的民族——统计不全的人口——竹巴与门巴——多种方言——趣谈二十进位制——与藏族类似的取名习惯

凡是到过西藏的人们都会被高原上的蓝天、白云、雪山、草原的旖旎风光所吸引，也会被世代居住在高原上的藏族人民的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精神所感动。但是，西藏的魅力还不仅仅是这些，你如果走到高原的边缘，深入到西藏东南部喜马拉雅山群山峡谷的低海拔地区去，领略一下那里的风光，接触接触当地的少数民族，就会被赞誉为西藏的“西双版纳”的亚热带风光所折服，就会对峡谷中居住的少数民族之一——门巴族的生存毅力产生无限的敬佩。

当你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形图，西南部一大片黄褐色的土地立即映入你的眼帘，那就是世界闻名的青藏高原。在它的最南边，有一条十分醒目的弧形地带，它像一条巨龙，横卧在我国西藏自治区和与之毗连的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之间，那就是举世闻名的喜马拉雅山脉。

在喜马拉雅山的南坡，东部叫珞隅，西部叫门隅，它们山水相连而景观各异，在藏族地区远近闻名。由于珞隅和门隅地处边陲，层峦叠嶂，大山阻隔，交通困难，又有着与高原腹心地区迥然不同的气候与自然条件，因而去过珞隅和门隅的人并不多，人们对这片土地有一种神秘感。也因此，历史上珞隅和门隅被佛教信徒分别称作“白隅”和“拜笼”，意为“隐秘的地方”，从而产生了许多有关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些地区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神话。至今，凡去过那里的人，都要带回许多令人神往的观感。门巴族就分布在珞隅北部（称上珞隅，即靠北部高原更近的部分，与此相应，珞隅南部称为下珞隅）和门隅。上珞隅和门隅究竟是怎样的地方呢？门巴族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呢？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研究工作者，曾与同行们一道，多次深入上珞隅的墨脱县和门隅北部错那县的勒布地区，对门巴族进行了访问和考察，门巴族的社会历史、优秀文化和民主改革后的巨大变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谓‘ 隐秘的地方 ”,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了解。

门巴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优秀成员之一，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说她古老，是因为她的先民早在吐蕃统一西藏各部以前，就已经生活在藏南群山峡谷的温暖地带。公元 9 世纪初，她的族名开始出现在藏文史料中。说她年轻，是因为门巴族人口较少,长期以来,很少为一般人所熟知。直到解放后,特别是 1959 年平叛和民主改革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贯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即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前身）会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派出干部进行了深入实地的民族调查，征求了本民族群众的意愿后，定名为门巴族。 1964 年经国务院批准，门巴族被列为单一民族，成为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

关于门巴族的人口，由于印度对我国领土门隅、珞隅大部分地方的非法侵占,准确数字还无法统计，估计现有人口约 4 万。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已经进行人口普查的地区，门巴族人口合计是 7475 人,其中,墨脱县(属上珞隅)约占 81％ ,错那县勒布地区(门隅北部)约占 8％ ,林芝县、帕隆藏布江南岸的排龙山区占 5％ ,还有约 6％ 的零星散居户分布在米林县及山南行署乃东等县。上述七千多门巴族与藏族、珞巴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状态分布。他们和睦相处,友好交往,文化上相互影响,久而久之,门巴文化也就成为丰富多采的西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一系列社会改

革，这些地区的门巴族同当地藏族、珞巴族分别从封建农奴制社会和原始社会，跨越了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共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祖国大家庭里，与各民族人民携手并肩，建设着美好的家园。

门巴是门巴族的总称。“门”是指地方，即门隅；“巴”如果与地方联系起来用，含有“人”的意思，所以，“门巴”意为“门隅的人”。“门巴”既是部分门巴族的自称，也是藏族等其他民族对他们的称呼。由于居住地域的差异和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各地门巴族还有一些带有地域概念的称呼。如门隅勒布一带的门巴族自称“勒波”，邦金一带的门巴族自称“学增”，达巴一带的门巴族自称“达巴”，珞隅北部雅鲁藏布江谷地的大部分门巴族自称“竹巴”。这同藏族的自称“博巴”里，包含了“卫巴”、“藏巴”、“康巴”、“兑巴”、“安多娃”等地域性称呼是一样的。自称“竹巴”的门巴族占七千多门巴人的大部分。对于他们的自称的来源，有一段传奇故事。据说这个自称与藏传佛教噶举派的一个支系竹巴噶举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竹巴噶举派系在 12 世纪中至 13 世纪初由帕木竹巴弟子凌惹·白玛多吉和法王藏巴嘉热·乙希多吉所创建。藏巴嘉热按照凌惹·莲花金刚的指示，于公元 1205 年在拉萨河下游修了一座寺庙，传说在寺庙奠基的时候，天空风声、雨声和雷声响成一片，喇嘛们认为这是天空有神龙在呼风唤雨，出于敬畏，故在寺庙修成之时取名为“竹贡巴”，意为“龙寺”，也有称为“雷音寺”的。该寺成为竹巴噶举的主寺。从此，由主寺的喇嘛云游各地所传的教派就叫竹巴噶举。其中的一支来到不丹地区传教，还在不丹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机构，藏族地区的行政机构“宗”（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机构），也推广到了这个地方，因此不丹地区又称“竹隅”，这里的居民称为“竹巴”。大约在十代人以前，竹巴的一部分东迁白玛归（藏传佛教信徒对上珞隅、墨脱的称呼），所以这一部分门巴自称为“竹巴”。

门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方言种类多，差异大。在墨脱县，自称竹巴的讲“仓洛话”，占该县门巴族的绝大多数。自称门巴的讲“八米话”，仅分布在该县德新区的少部分村庄，他们的语言与门隅勒布语和德让语比较接近。门隅有达旺、德让、勒布、黎四个方言，其中以达旺话最普遍，是门隅地区的“普通话”。门巴族无文字，由于与藏族在宗教、文化上有历史形成的密切关系，故通行藏文。门巴语受藏语的影响较大，有 30% 的词汇系藏语借词，据语言研究学者提供的调查材料称，举凡政治的、宗教的、天文历法的以及金属的词汇，差不多都用藏语借词。许多人通晓藏语，能使用藏文。由此可见西藏文化对门巴族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门巴族竹巴人的语言中，独特的数字表达方式是值得介绍的。他们数数，实行的是“二十”进位制，进位单位称作“克”，从“1”数到“20”，20 以后的数字表达方式都以 20 为单位进行变化，例如 25 就是“20 加 5”，30 就是“20 加 10”，40 是“两个 20”，100 是“五个 20”，105 是“五个 20 加 5”……

普通门巴人有名无姓，其取名的习惯与藏族同，名字一般都有吉祥的含意或带有宗教色彩。有的以佛名为名或名与佛有关，有的以星体为名，有的以湖海为名，有的以动物为名，有的以植物为名。例如：吉波一王、多吉一无畏金刚、央金一妙音、卓玛一红度母、贡桑一普贤、群佩一兴教、群增一聚法、罗布一宝贝、丹增一佛学家、彭措一圆满、仓央一梵音、扎西一吉祥、尼玛一太阳、达瓦一月亮、嘎玛一星星、普布一木星、嘉措一大海、措姆一湖泊、森格一狮子、穷东一鸟、白玛一莲花、薪布一茅草等。以上名字可以独立地使用，但更多地是搭配使用，如仓央嘉措。如有同名，则用人体特征或地面特征相区别，有地位的人家用房名来区别，如著名的门巴族喇嘛梅惹·洛珠嘉措，梅惹就是房名。

二、走进这片神奇的土地

雅鲁藏布江折向西南——藏传佛教徒观念中的白玛归——东西两路入“高原孤岛”墨脱——“花木遍山,藤萝为桥”——干栏式房屋——深秋：勒布地区山青水碧——简易公路通门隅——自然资源丰富，利用前景广阔。

墨脱县,东连察隅,北靠波密,西接米林,地处喜马拉雅山东段的最高峰——南迦巴瓦峰的南坡。雅鲁藏布江水浩浩荡荡由西向东流去，在流经南迦巴瓦峰北麓时，江水由东北围绕山麓，形成一个大拐弯流向西南，贯穿墨脱全境，形成数百里气势磅礴的大峡谷。这片地方又称作白玛归。这个名称本身，就带有神奇的色彩，“白玛”,是藏语‘莲花’的音译;“归”刻画之意。墨脱县门巴族中，有‘拜隅钦波白玛归’的说法,意思是‘巨大的、隐藏的、刻画成的莲花圣地”。人们还说这个大的圣地里又包含16个小圣地,故有‘圣地之中最殊圣”的说法。关于白玛归的记载，对白玛归的解释，或许就是来自藏文佛经。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白玛归这个名称也就深入到门巴族和藏族人的心中了。

也有佛教徒说,白玛归这片圣地,是女神多吉帕姆——金刚亥姆的化身。女神仰面而卧，东北部的雪峰和向南伸展的一条条山脉,构成了女神的头、颈、躯干和四肢,山间的树木是女神的毛发，大小不等的溪谷河流是女神的血管。她的头是东北方向的贡日呷布雪山；她的心脏在今邦辛，那里有加布岗寺；她的肚脐在县府附近的仁钦崩寺,有‘德瓦仁钦崩’的美誉,这个地方被视为圣地的中心,掌握权力的地方 她的左乳房是公堆颇章(颇章,藏语‘宫殿’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意),那是白玛归南部一个转经的神山,右乳房在白玛西惹河,在白玛归的东南，据说那永不枯竭的白玛西惹河水是她的乳汁；她的两只手，分别在工布（今林芝一带古称工布）和波密毒球寺……还传说，女神的身躯上处处是宝，有食之不尽的粮食和肉类，有用之不完的药材和香料。

去白玛归朝佛已成为历史，莲花圣地和金刚亥姆毕竟是佛教的传说，但是在今天我们沿着佛教徒走过的路到墨脱县——昔日的白玛归，去作一次民族科学考察，还是十分有意义的。去墨脱县一般有东、西两条路线。其中，西线走的人最多，西线是从林芝县出发，乘车半小时就到了雅鲁藏布江边，然后乘机动船顺江而下，半天时间就可到达南岸的米林县派区。如不乘船，可乘汽车跨冈嘎大桥到雅鲁藏布江南，有公路通向派区。这里在喜马拉雅山东部的北坡，喜马拉雅山支脉，像一堵高墙把墨脱与高原隔断。当夏天到来，山口冰雪融化的时候，称为开山季节，人们方可出入。西藏和平解放前只有极艰险的羊肠小道可通行，解放后修了马行道。人们首先沿着一条向南的山谷向上爬，约走五六个小时，就可到达多雄拉(拉,藏语‘ 山口 ”),该山口海拔高度为 4200 米,是从米林县到墨脱县的必经之路。能不能通过这个山口是能不能从这里越过喜马拉雅山的关键。经验证明，在盛夏季节，每天中午 12 时以前通过山口最好，否则很难过山。原来这个山口是南北气流的通道，南部的温湿气流遇到高原的冷空气的阻挡，便形成浓厚的大雾或沥沥不停的细雨。爬山时热得汗流浃背的人们，遇到速度很快的冷湿气流，就会因为气温的急剧下降而感到浑身寒冷，难以忍受。若能用一小时左右的时间以较快的速度越过山口进入南坡，就能躲过寒冷空气的侵袭；如果身体不好就很难过山。山口风力上午一般比下午小，所以中午以前过山比较容易。每年 7、8、9 三个月，山口冰雪消融，路径清楚可辨，是一年中进出墨脱的最安全的季节 其余的时间,道路被冰雪覆盖,如稍有不慎,容易发生危险,轻

则摔伤，重则跌入深涧粉身碎骨或陷入深雪之中冻馁而死。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为大雪封山期，是根本不能过山的。所以今天还有人把墨脱称之为“高原孤岛”。

越过多雄拉以后就下山,沿途经过冰川地带,然后就在原始森林中穿行,林中幽暗、潮湿,藤蔓交织。这是一条地形复杂、丛林密布的高山峡谷地带。清末驻藏东军官刘赞廷（赵尔丰部下），曾亲自率军队进墨脱,他在《西南野人归流记》中有这样的描写“:墨妥(脱)地方险恶,群山环绕,森林弥漫,为一深谷。云雾迷蒙,南北不分,,。有的路段,草丛上爬满了旱蚂蟥,不知不觉就会爬到人或畜的身上吸血。如果腿上绑上裹腿，走路时留心一点，也是可以避免蚂蟥叮咬的。7至9月为墨脱县的雨季,这期间在墨脱县行路,很多时候是在雨中行走。越是往南气候也越热。从派区起程第三天，就可到达墨脱县内的雅鲁藏布江边。在这三天的路途中，要经过拉格——汗密——玛尼翁,除玛尼翁附近有门巴族居民外,其余地段都是无居民区的原始丛林，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前两地设有简易的食宿站，为过往的人员提供方便，如果我们没有他们的帮助，进入墨脱是会更加困难的。途中有一个地方被称作老虎嘴，是在悬崖边用木头搭的栈道，栈道下急流汹涌，惊心动魄。听说1985年后，栈道损坏，老虎嘴一段只能胸贴崖壁攀缘而过。峡谷里海拔高低悬殊极大，峡谷两侧的高峰与江面的相对高度相差5000—6000米。北部的南迦巴瓦雪峰,海拔7756米,南部江畔的背绷村海拔则不到1000米。许多条深涧急流奔腾咆哮，好似一把利剑把群山劈为两半。峡谷两侧的山巅，水平距离近在眼前，但走起路来却需很长时间:“山上在云间,山脚到河边,说话听得见,走路需半天”的顺口溜，就是墨脱高山峡谷的真实写照。喜马拉雅山北麓的雅鲁藏布江,江面宽阔,水流较缓,有舟楫之利,还能行驶机动驳船。当它改变方向，折向西南，流经喜马拉雅群山峡谷的时候,则一改原貌,江面变得狭窄,落差大,水流急。据青藏高原综合

考察队的实测,江面最窄处只有 70 多米，有的河段在大约 1000 米的距离内,水平面就下降近 44 米，每秒钟流速高达 16 米。置身江岸陡峻的高坡，只见雅鲁藏布江水在峡谷之间迂回曲折，汹涌澎湃，飞流直下，其声如雷，颇为壮观。雅鲁藏布江流经喜马拉雅山北坡的时候，是由西往东，假如把改变流向前和改变流向后的两段江流作为三角形的两边，那么，从米林县派区出发越多雄拉山口进入墨脱县，走的恰似三角形的第三边。所以这条线也是米林进入墨脱县的一条捷径。

从东线进入墨脱县，是从波密县城出发，东部可越过金珠拉，中部可越呷龙拉，西部可越遂拉等山口进入县境。越呷龙拉进入墨脱县的路比较平缓，所以西藏自治区公路设计部门曾选择这条路线修建公路。但因泥石流的破坏严重，自 1980 年以来屡修屡坏,直至 1994 年,终于实现季节性通车,较大地改变了墨脱县的交通状况。

墨脱县的气候和植被，因海拔高度的悬殊，差异极大。在水平距离 40 公里的范围内，海拔从 7000 米降至 700 多米,气候从寒带变到亚热带，高山寒带植物到热带植物几乎都有生长，仅高等植物就多达 3000 多种，堪称西藏的天然植物园。这里现已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拔 3800 米到 2400 米的地带，是山地温带气候。年平均气温在 3℃以上。夏季云雾浓密，温凉潮湿，是针叶林和其他灌木丛生长的地方,林中多药材,如天麻、竹节三七、草乌、秦艽、续断、八角莲、当归和黄芪等均有生长。海拔 3800 米以上是高山寒带,气候寒冷,辐射增强,植物稀少,仅有高山灌木丛和草甸。海拔 800 米至 2400 米的半山峡谷，属山地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不低于 12℃，森林以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林为主，有种类繁多的珍贵木材，其中尤以樟木、楠木和木樨质地最佳。此外，还有大片生长密集的竹林。《西南野人归流记》中记载的‘白玛岗界,其地气候温和，森林弥漫数千里，花木遍山，藤萝为桥，诚为化外之桃

园 ”,就是对以上两个气候带的生动描述。海拔 800 米以下的沿江两岸,是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在 20℃以上,夏季炎热潮湿,年降水量多达 2000 毫米，大部分集中在夏季。北部有喜马拉雅山为屏障，高原寒流不易侵袭，故冬季最冷的月份平均气温在 13℃左右。山坡上布满热带原始森林，树木枝叶繁茂，遮天蔽日，许多常绿阔叶树高达 30 至 40 米。森林中还有许多经济价值很高的植物资源,有含油量很高的野生油瓜,有丰富的热带药材砂仁、磕藤子、五眼果、栌子和三台花,有韧性很强、长达百米的纤维植物白藤,有青棕、木耳和各种薯类，还有成片的野生柠檬、芭蕉和桔子。墨脱县野生动物资源也很丰富,有野牛、虎、獐、熊、岩羊、长尾灰叶猴、犀鸟、角雉、大蟒和细鳞鱼等 40 多种。快到江边时，路上彩蝶纷飞,花香扑鼻,芭蕉成林,植物繁茂。夏季从山上往下望,峡谷里，江水好似一条长长的带子，缠绕在两山的脚下。走到江边，但见山峦层叠，急流飞瀑，景色壮丽。沿江两岸气候宜人，有小块平地和坡地，那里就是门巴族的聚居区。在这些地方，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可见，这里也是远古人类栖息的场所。从墨脱村沿江往下游走，无论走到哪个村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村外的层层梯田。春天，田野一片碧绿；秋天，稻谷金黄。那果实累累的香蕉和葱茏茂盛的竹丛，掩映着门巴人的一幢幢竹楼茅舍。园圃里长着绿色的韭菜、鲜红的辣椒，棚架下吊着一个个大冬瓜，使人仿佛置身于内地南国山乡的田园之中。

村里,一幢幢‘ 人 ’字形草顶房舍都是干栏式的,皆以竹、木为原料,在倾斜的地面上立柱,架横木,铺楼板。屋方形、三层,外有晒台,楼下关畜禽,二楼住人,靠正屋屋脊有一角楼,多作贮存粮食用。房屋正门多向东开，以迎日出。因气候温暖，冬天也无霜雪，屋壁无须厚实，木板即可挡避风寒。

门隅地区北接错那县和隆子县,东连珞隅地区,南与印度阿萨姆平原接壤，西同不丹为邻。北部波拉山口是西藏腹地进入门隅

的孔道之一。门隅北部的勒布地区就在波拉山口的西南部。今错那县勒布区的行政范围大体与这个地区相吻合。这里峰峦重叠，山脉由北向南纵列,地势北高南低,海拔由 4000 米陡然降至 2300 米。娘江曲流经全境，形成一峡谷地带。全区气候温和，雨量丰富，北部高原的边缘犹如一道天然屏障，将来自南方的湿润气流阻挡在峡谷之中,形成每年 6 至 10 月的雨季。时到深秋，天气开始变冷的时候，以波拉山口为界，形成南北迥然相异的自然景观。高原上已寒风呼啸，草枯叶黄，而勒布区仍然是山青水碧，杜鹃花盛开。这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生长着松、柏、桦、杉、竹和‘称巴’树，其中尤以‘称巴’名贵,其纹密质坚,过去常被喇嘛寺用做雕刻经板的材料。野生药材有数十种之多，如高山上的雪莲、虫草，林中的三七、天麻等。动物资源丰富，成群的野猪和猴子常在离村不远的林中活动,还有獐、麂、小熊猫、野牛、雪猪、狐狸、狼和豹。

从勒布区往南，经邦金和达巴两个地区，约三日行程即到达旺。达旺曾是门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有达旺寺。过去西藏地方政府和错那宗常派官员到此居住。达旺东南有色拉山，翻过海拔 4200 多米的色拉山口,即是申隔宗、德让宗和打隆宗。

门隅过去是我国与印度、不丹交通的必经之地,原来只有崎岖的马道通行。从错那县人民政府所在地亚马绒起，越波拉山口贯通勒布区的简易公路，初步改变了勒布区交通闭塞的状况。

以上是墨脱和门隅两个门巴族主要聚居区的地理环境概况。这样的地理环境对门巴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山高路险，民主改革前交通的极端闭塞严重影响到门巴族与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加上封建农奴制的生产关系，阻碍了门巴族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气候宜人，自然资源丰富，是门巴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天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前景广阔。民主改革以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取代了封建农奴制的生产关系，阻碍门巴族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社会障碍已经消除。改

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多项指示贯彻执行之后，门巴族地区的生产和建设事业发展很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悠久的历史

新石器的发现——文字记载和传说——土著与南迁民族的融合体——吐蕃王国的管辖——门藏两族关系最早的文字记录——噶朗汪波土王的统治——大元帝国的臣民——黄教势力在门隅的发展——梅惹喇嘛在门巴族地区的政绩——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在门巴族地区选定——驻藏大臣直接过问门巴族地区事务

门巴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自 1973 年以来，在上珞隅的墨脱县，多次发现石斧、石凿、石夯和石纺轮等新石器时代遗物。我在墨脱村、地冬村和西让村，也亲自搜集到三件。可见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生活在那里。这些考古资料证明，喜马拉雅山脉群山峡谷的温暖地段，是人类生存的良好场所。墨脱所属的珞隅与门隅等地均属雅鲁藏布江流域，地域毗连。由此推断，门隅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栖息了。

明朝时代，藏族学者巴俄·祖拉陈瓦于 1564 年(明嘉靖四十三年)著有《贤者喜宴》一书,对藏族远古社会有这样一段叙述:“群猴因食谷物而变为人，他们以野生谷物为食，以树叶为衣，在林中过着如同野兽一般的生活，就像珞与门地方的人那样生活，遍及藏地”(据黄颢译,下同)。其中用比藏族社会发展后进一步的珞巴族和门巴族的社会状况来作类比，使我们从侧面了解了门巴族和珞巴族也有过以野生谷物为食，生活在林中的原始人类的生活时期。在门巴族中，也流传着“猴子变人”的动人故事。门隅达巴八措一带的门巴族，至今还有戴猴头面具化装跳“仓姆”舞的习俗。这些

传说和习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门巴族祖先曾经历过人类的共同发展道路——从猿进化到人的远古时期。

门巴族的族源，主要是古门隅的土著居民与一些南迁民族长期融合形成的。由于他们与藏族先民的频繁交往与通婚，所以门巴族带有藏族血统和某些藏族文化特征。古代的门隅范围很广，族、部众多，有土著的库奇部落，有分布很广的卓克巴人，其中谢尔乔克巴人就是竹巴人的一部分，他们与今天西藏墨脱县自称“竹巴”的门巴族有同源关系。吐蕃人泛称他们为“门”，即门巴。7世纪初，青海一带的吐谷浑被吐蕃战败，一部分居民被迫徙居罗门——南方之门隅。吐蕃王朝的后期，又有许多吐蕃农区人南迁门隅。在墨脱县门巴族的传说中，谈到他们的先辈中有拉萨藏人血统。

门巴族先民与藏族先民及其他族、部融合的过程，也是吐蕃政权统一的过程。这种统一，为民族的交往创造了客观条件。根据有确凿文字（藏文）可考的历史记载，当赞普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各部，建立起统一的吐蕃奴隶制政权的时候，门巴族先民生活的古门隅地区，已经在吐蕃政权的管辖之下了。吐蕃与门巴族先民建立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823年（唐长庆三年），唐朝和吐蕃经过会盟，在拉萨大昭寺前结立“唐蕃会盟碑”，此碑既是藏、汉友好亲密关系的历史见证，又是门巴族和藏族关系最早的文字记录，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碑刻记录。碑中记载：“自此钵教护持之王以后，南若门、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涅牟，莫不畏服，争相朝贡，俯首听命。”据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签证》）这里的“门”系指门巴族的先民，也有地域的含义。藏文史籍《贤者喜宴》中亦有记载：“东方之咱米兴米，南方之珞与门，西方之香雄及突厥，北方之霍尔及回纥等均被收为属民。”

吐蕃政权对门隅的统治，主要采取依靠本地头人间接管理的办法。对于周围征服了的诸族、部中，有所谓娱乐王、财库王、

王、铁王，其中娱乐王在古门隅，他们自号称王，互不统属，并在自己的统治区征收赋税。诸王既是各族、部头人，又是吐蕃的属民。这些“王”有义务向吐蕃上交赋税。对于古门隅被称为“四柴卡”以南的地区，由若干个当地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氏族管理，如当时有没庐氏、琼氏、嘎尔氏、努氏及年氏。足见当时门巴族社会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而凌驾于门巴族社会之上的则是吐蕃奴隶制政权。门隅在吐蕃时期还是流放犯人的地方。8 世纪中期至 9 世纪初，先后有王子二人被流放到门隅。

9 世纪以后，吐蕃奴隶制政权崩溃，西藏地方出现分裂割据局面。这一时期的门隅，相传由噶朗汪波土王统治。王宫建在“域满扎康”。噶朗汪波的王妃名卓瓦桑姆，她的故事在西藏广为流传，并被编为藏戏，成为久演不衰的藏戏传统剧目。戏中的故事是以古代门隅居民的社会生活为背景编成的，大意是卓瓦桑姆及其子女，在猎人、渔人、屠夫的帮助下，战胜妖妃的故事。从上述民间传说等资料大体能概括出吐蕃统治时代乃至吐蕃灭亡以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门巴族先民社会生活的一个朦胧的轮廓：他们在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社会里，到森林中打猎，到水里捕鱼，过着以渔猎为主的生活。家畜饲养业也已发展起来，已有了专职或兼职的屠夫。

13 世纪前期，蒙古汗国大将西凉王阔端设府凉州（今甘肃武威），遣军队入藏，其政治势力直抵门隅。据史料载：“阔端之时，曾遣大将多达拉波西征入藏，兵威所及，全藏慑服。乃东至公博、西至尼婆罗、南至于门，削平诸酋塞，莫不臣服”（据刘立千译《续藏史鉴》）。1244 年，多达拉波与官员甲门一同入藏，他们没有使用武力，而是带着阔端给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的信和礼物，邀他去凉州与阔端见面。萨班审时度势，感到蒙古的武力不可抗拒，归顺是最好的选择，携其侄八思巴同往凉州与阔端会见，议定西藏归附条件。萨班还致书西藏各地首领，劝其归附蒙古才能免于战火。多

达拉波的两次入藏，奠定了西藏归附蒙古汗王的基础。之后，随着元帝国对全国的统一，包括门巴族在内的西藏各族人民都成了元帝国的臣民。西藏归入祖国版图，藏、门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由此开始。

15 世纪初,宗喀巴实行宗教改革,创建了喇嘛教格鲁派(即黄教)。1652 年（清顺治九年），格鲁派首领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应召到北京朝见清帝。1653 年，清帝赐以金册金印，正式封他为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返藏以后，即派梅惹喇嘛洛卓嘉措到门隅弘扬格鲁派。梅惹喇嘛及其助手，不仅管理以达旺寺为中心的门隅宗教事务，也管理门隅的行政事务。这显然是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在门隅的具体体现。这从达赖发给梅惹喇嘛的封文中,可以更具体地看到这一点。封文指出,对门隅地区的统治“不须兴兵动武，而由信士朗客主和梅惹喇嘛商议，能用善巧的方法使命令得以贯彻下去”。封文还肯定了自 1656 年以来梅惹喇嘛通过宗教手段统治门隅的政绩：“所有僧俗不顾自身任何安危，于二十五年间，一心积极维护宗教事业，使拉钦三措、达巴八措东面的瓦莫鲁细、绒多松等娘江曲流域之门巴属部…亦入我治下”（据陈乃文辑《西藏门隅地区的若干资料》）。梅惹喇嘛以后,达旺寺历任堪布改由哲蚌寺委派,直到 1951 年印度侵占达旺。

在梅惹喇嘛的主持下,宗教上实行改革,把属于宁玛派(即红教)的达旺寺改宗为格鲁派(即黄教),实行僧差制度,有三子者第二子必须入寺为僧。建立行政区域，划分门隅为 32 个措(其中有六个称‘定’),相当于区或乡的行政机构。它们包括勒布的四措，邦金的六定，达巴的八措，降喀的四措，扎南的六措，打隆宗的四措。其中勒布的四措在门隅最北部，它们分别叫贡日措、吉巴措、色目措和贤来措。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建立寺庙所属的庄园，摊派差赋和乌拉。此外，还不定期地清查户口。在梅惹喇嘛之后，西藏地方政府继续派遣官员二人前往门隅，并与达旺寺上层喇嘛二

人一起组成名为“达旺细哲”(“细”为藏语的数词“四”)的四人行政管理委员会。1853年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又任命在地域上与门隅北部相连的错那宗两个宗本参加到这个管理委员会里来，组成“达旺住哲”(“住”为藏语数词“六”)的非常设的六人行政会议。达旺为门隅的政治、宗教和经济中心，对于达旺以南边远地区，设立了申格宗、得在宗和打隆宗，由达旺寺委派宗本。这三个宗的宗本参加到达旺住哲的六人行政会议里去，共同组成非常设的称为“勒有谷哲”(“谷”为藏语数词“九”)的最高一级的九人行政会议。达旺细哲负责处理一般日常事务，带全局性的重要事情则只能由达旺住哲处理，如果与三宗有直接关系的事，则由勒有谷哲会议解决。设置上述多方面的人员组成的常设机构或非常设的行政会议，是为了使官员之间相互牵制和监督，防止发生有损于西藏地方政府利益的活动。

自错那宗的两个宗本受西藏地方政府之命参加对门隅的管理以后，逐渐发挥主要作用。他们在达旺建立降喀奚康。降喀是达旺附近的一个村子，他们在那里修建了房屋，成为错那宗宗本在达旺的办事处，处理行政事务和收取差赋。宗本每年冬天来一次，住半年左右，夏季到来时返回错那宗避暑。离任期间有奚康的其他官员作为宗本的代表常驻降喀。基层的村子，由村民推举或上面任命根保——村长管理，在门隅北部则有宗本任命的粗巴——税官。他们不仅征收商税，也负责管理一切行政事务，催收差赋和支派乌拉等。整个门隅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

五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不仅往门隅委派官吏，颁发封文，而且在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第巴桑结嘉措执掌政权，通过宗教仪式认定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出生在门隅。遂决定在门隅寻访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此举加强了西藏地方政府对门巴族的政教统治，同时在客观上也密切了门、藏两个民族之间的联系。

寻访结果，门隅宇松地方农民家庭出生的仓央嘉措被认定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其父扎西登增、母次旺拉姆都是门巴人。当时西藏的掌权者是第巴桑结嘉措，他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对五世达赖喇嘛的去世秘而不宣，继续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发号施令，1696 年康熙帝得知五世达赖喇嘛已逝多年的消息，乃致函责问，桑结嘉措于 1697 年才公布了五世达赖喇嘛的死讯和认定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的消息，并于当年迎仓央嘉措赴拉萨。仓央嘉措在赴拉萨途中拜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为师，剃发受戒，取法名罗桑仁增仓央嘉措。到拉萨后，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由于他不遵守格鲁派的戒律，最后成了拉藏汗和桑结嘉措之间政治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拉藏汗系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之曾孙，在西藏拥有军事和政治实力。他继承汗位后与桑结嘉措关系恶化，双方兵戎相见，结果拉藏汗以强大的骑兵打败桑结嘉措，并将其斩首。随后拉藏汗借口桑结嘉措所立六世达赖是“假的”，要求清朝皇帝废立。康熙皇帝下诏将仓央嘉措“诏执献京师”，年轻的仓央嘉措在押赴北京途中不幸死于青海湖畔。门、藏两族群众对他十分怀念，至今视之为真达赖而敬奉。

19 世纪中叶，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向我国东南沿海发动侵略战争的同一时期，也觊觎我国西藏。门隅是他们急于控制的一个地区，因为他们企图把门隅作为中国西北省份以及西藏和新疆东部的农产品输入英国领地印度的通道。 1844 年，英国殖民主义者首先取得了门隅南部乌达古里的租借权，每年向西藏地方政府交租金 5000 卢比。

这个时期，代表清中央政府的驻藏大臣也直接过问门隅事务。据《清实录》咸丰元年(1851 年),第五十卷载 驻藏大臣派官员前往门隅查办达旺寺内纠纷。皇帝谕令他们“相机妥速酌办，总期两造心服,各释旧憾,以靖边界,将此谕令知之”。

据《清实录》咸丰三年(1853 年)载 :十一世达赖及西藏地方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